

“皇民化”时期台湾纪录片的帝国记忆与殖民宣传

——以《南进台湾》为例

Imperial Memory & Colonial Propaganda of Taiwan Documentari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文 林豪 李晓红 / Text/Lin Hao Li Xiaohong

提要：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台湾总督府为了配合战时局，强化了对台湾的战争总动员，发动了人力、物力和精神、思想方面的宣传与教育，推动了各种“皇民化”的政策措施。为了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和满足战争所需，日本殖民当局积极鼓吹南进政策，战场扩至南洋地区。台湾作为南进政策的重要据点，台湾总督府积极利用电影进行殖民宣传与教育。《南进台湾》是台湾历史博物馆修复馆藏日据时期纪录片的成果之一，收录在《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修复馆藏日据时期纪录片成果》作品中，日本殖民当局透过影片呈现了其殖民统治下的国族形象建构和文化教育殖民史观。

关键词：“皇民化”时期 台湾纪录片 国族形象建构 文化教育殖民 南进政策

引言

台湾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日据时期电影资料至2006年，共有169卷影片与137本准演执照。其中纪录片49卷，包括：台湾地区纪录片12卷、日本地区纪录片5卷、“满洲”地区纪录片1卷、政令宣传片18卷、教育片2卷、生态纪录片2卷、新闻片1卷和剧场纪实演出8卷。这些影片修复在2006年底历经三期完成，其中有一卷受损严重，修复后亦无法辨识。《南进台湾》属于台湾地区的纪录片，在台湾地区拍摄，记录了台湾在“皇民化”时期的景象。在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所长井迎瑞老师的带领下，该片修复后收藏在《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修复馆藏日据时期纪录片成果》（以下简称《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作品中，存于台北电影资料馆。到2008年，台湾历史博物馆又搜集了七部影片，并再次委托台南艺术大学修复。至今，日据时期的台湾电影亦无其他重要的发现。

日据时代电影资料的生产大部分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第三阶段——“皇民化”运动时期（1937—1945）。此时期，日本的殖民野心不断扩大，欲实行“大东亚帝国主义”“脱亚入欧”等目标。这一时期的电影题材大多为纪录片，主题亦围绕在军事、战争、报国上，表明了日本殖民统治的野心和迫切跻身世界强国的愿望。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意图透过电影也显而易见。“一般而言，历史是过去之事，常以文字形式出现，而纪录片却以活动影像和声音尝试记录当下，于是人们可以从纪录片中发现真实及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已经从文字跳跃至影像范畴，这是一种更真实、贴近生活的记忆。历史不但可如图像般的再映，而且真实记忆又得召唤返回。”^{（1）}日本殖民统治者借助影片图像的力量作为其殖民统治的媒介和手段。《南进台湾》便是“皇民化”运

动时期具体的影像再现，深刻地体现了日本殖民统治者急欲实行“大东亚共荣圈”的迫切愿望，从中也可窥见日本殖民当局以影像建构台湾的帝国意图，以及以影像实行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殖民情境。日人宫本延人也于1934年左右在排湾族部落拍摄祭典16cm影片500呎，具体再现了“皇民化”时期日本的殖民统治场景。

关于《南进台湾》的研究，大陆至今暂时属于空白的状态。原因之一为日据时期的台湾电影由于影像资料的难寻，很少人研究。原因之二为《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修复后并没有公开展演或出售。台湾方面，井迎瑞老师在《片格转动间之台湾显影》暨台湾历史博物馆委托台南艺术大学执行“馆藏日据时代电影资料整理及数位化计划”成果发表会手册上发表《殖民客体与帝国记忆：从修复影片 南进台湾 谈记忆的政治学》。在井迎瑞老师指导下，其学生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艺术管理研究所谢侑恩于2007年7月完成《影像与国族建构——以台湾历史博物馆馆藏日据时代影片 南进台湾 为例》的硕士论文。此外还有傅欣奕的《日治时期电影与社会教育》，是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2013年1月的硕士论文，此文中亦有部分对《南进台湾》的研究。本文将从日本的南进政策背景出发，并在台湾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南进台湾》在“皇民化”时期是如何记载帝国记忆并在日本的视角叙事下进行殖民宣传的。

一、《南进台湾》的影像叙述和殖民宣传

台湾文建会补助经费进行的《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出版了影音和专刊，收录四部馆藏日据时期台湾纪录片影碟——《国民道场》《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幸

（1）齐隆壬《历史、记忆、影像》，见《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修复馆藏日据时期纪录片成果》（2006）暨台湾历史博物馆委托台南艺术大学执行“馆藏日据时代电影资料整理及数位化计划”成果发表会手册，第6页。

福的农民》《南进台湾》，每一部影片都是历史的再现。《南进台湾》是一部黑白纪录片，规格为35mm，全七卷，5953呎，片长64分41秒，日语，有带中、英文字幕或不带字幕版。实业时代社和财界之日本社制作提供，幕后制作群为台湾总督府、台湾宪兵队、检阅济国策记录映画、台湾总督府后援(情报部)。台湾总督府的检阅日期为1941年10月16日。“皇民化”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利用殖民统治的强势，制作纪录片并进行强制性的殖民宣传。从《南进台湾》的影像叙述脉络便可看出殖民统治者的宣传策略。

(一)《南进台湾》的影像叙述

《南进台湾》是殖民统治下台湾电影扭曲的影像叙述的具体体现，殖民当局书写历史的方式体现出帝国主义的野心。

《南进台湾》以台湾总督府统治四十余年为背景，进行台湾建设的记录与宣传，刻意利用日治时期台湾本岛的行政区域——五州二厅(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花蓮港厅、台东厅)逐步拍摄，影片中出现七十年前的台北街景(台湾总督府、台北医院、明治桥、大稻埕、淡水河等)、台湾神社、台南古迹(赤嵌楼、开山神社、孔庙、热兰遮城等)、遍布全台湾的制糖株式会社、阿里山神木与火车、高雄港、恒春鹅銮鼻(帝国最南端)与花蓮港。本片企图以环台一周的拍摄方式，宣告日本统治者期待台湾作为一个“南进基地”，继而远眺并征服拥有丰富物产、矿产、土地与战略位置的南洋群岛。⁽²⁾

本片利用14幅串场地图宣誓殖民者南进台湾的主题；用环绕全台的方式拍摄以展示统治权；以旁白主导影片叙事结构来操控影片之意义生产。⁽³⁾

《南进台湾》全片分为四部分：鼓吹南进、说明南进之目的、台湾的据点性、当前台湾之概况。这四部分的内容都在殖民统治的宣传手段之内。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南进政策及其大正时期台湾总督府的南方经营以及近代日本国内的南进思想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结束‘锁国政策’，开始步入世界舞台。当时，明治政府对内为解决人口膨胀、经济不景气等社会问题；对外为维持独立，避免沦为欧洲列强殖民地，遂推行‘文明开化’政策，以欧美等国为榜样，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培养科学技术的基础力量，以实现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与近代化。同时，自德川幕府末期以来，学者与有志之士逐渐产生将欧洲等同于进步而视亚洲为落后的世界观，与‘图南’、‘南洋’等南方经略思想；因此，在明治维新以后，朝野上下一心效法欧洲列强‘富国强兵’，致力于‘脱亚入欧’，而鼓吹‘图南’、‘海外雄飞’等海外发展理论遂应运而生。”⁽⁴⁾日本出兵台湾的牡丹社事件，咸认为是为日本南向发展之开端。⁽⁵⁾1887年前后，日本国内的“海外殖民论”思想勃兴，南进的主张开始以民间人士为主体被提出讨论，志贺重昂、服部彻、菅沼贞风、稻垣满次郎、田口卯吉等人，透过近代教育、留学与海外派驻、

考查等经验，累积对南进之思考，陆续提出主张南向发展的论述。⁽⁶⁾当时日本官方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北方的朝鲜、中国及俄国问题上。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从清政府掠夺走台湾，南进论首次得到了落实。此后，台湾成为日本南进扩张的主要据点。

殖民地统治的特质之一就是殖民地本身没有主体性，它是在殖民者的各种策略下生存和发展的。影片的所有内容都是殖民者自身的叙述，里面的角色也都是殖民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安排和调整的。殖民时期如《南进台湾》纪录片的叙述和叙述策略都是殖民主义的展示。

(二)《南进台湾》的殖民宣传策略

电影作为1895年问世的新媒体，台湾总督府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具体的政策措施控制台湾电影。电影不再作为娱乐和消遣之用，台湾总督府利用电影作为其战时的殖民宣传和教育的工具和媒介是在1937—1945年的“皇民化”运动时期。30年代，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驱使下，在台湾不断以“现代化”之名行殖民统治之实。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的南进政策，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与福建、厦门一带。“一方面着眼于台湾汉族人与南洋华侨之原乡大多来自华南地区，因此，了解当地民情，并收揽民心，实系维持台湾统治稳定与发展对南洋通商优势之要素；二方面希望能结合厦门的港口优势与台湾之交通枢纽位置，进一步向东南亚发展。”⁽⁷⁾

1935年10月，台湾总督府借台湾博览会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全国新闻记者大会”，台湾、日本的新闻、出版界人士约有二百四十余名出席，会中强调加强台湾、日本间新闻通信往来，奖励两地无线电话设置及开始电传相片(电送写真)业务等决议，并于会后发表宣言，声明响应政府的南进政策。⁽⁸⁾

1937年1月，“实业时代社”社长永冈凉风(芳辅)与“财界之日本社”主干桦本诚一配合官方南进政策，计划制作宣传纪录片《南进台湾》，以促进日本国内民众对台湾的认识，内容以观光与产业为主题，宣传当前台湾各地方之特色与产业发展概况。⁽⁹⁾为筹划影片拍摄工作，永冈、桦本和东京几位摄影师来台，全部拟于1937年4月完成后在东京首映，而后在台湾和日本国内上映。“1940年4月，为因应中日全面开战之局势，

(2) 井迎瑞《殖民客体与帝国记忆：从修复影片《南进台湾》谈记忆的 politics》，见《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修复馆藏日据时期纪录片影片成果》(2006)暨台湾历史博物馆委托台南艺术大学执行“馆藏日据时代电影资料整理及数位化计划”成果发表会手册，第31页。

(3) 谢倩恩《影像与国族建构——以台湾历史博物馆馆藏日据时代影片《南进台湾》为例》，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艺术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年7月，第2页。

(4) [日]矢野畅《南進の系譜》，东京：中央公论社1997年版，第48、58、59页。

(5)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台北：三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09页。

(6) [日]矢野畅《日本の南洋史観》，东京：中央公论社1979年版，第18、19、24、25、28、29、39、40、42、43页。

(7) 傅欣奕《日治时期电影与社会教育》，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3年1月，第111页。

(8) 《台湾日日新报》1935年10月18日，夕版一刊。

(9) 同(7)，第115页。

桦本诚一认为有重新制作影片内容之必要，遂在此来台拍摄新版《南进台湾》中，加入新南群岛（今西沙与南沙群岛）、厦门、汕头、广东、海南岛等题材，显示1937年初版上映后，日本南进政策后续之发展概况。”⁽¹⁰⁾

片中的主轴分为两条线，一条为从北向南和从西向东介绍台湾的自然风光、矿产资源和能为日本发展提供服务的各种资源；另一条为在介绍风光和资源的同时宣传台湾对于日本南进的重要性。殖民者宣扬要向南方扩张，了解台湾是必要的一步。正如在影片1分17秒处开始的旁白：“吾等日本民族，每年增加一百万人，天然资源被开发殆尽，仅居住在这狭小的岛上，然而当今世上，不但拒绝日本移民，也排挤日本商品，吾等为打破此情势，因此得在北方建立强大的国防线，更进一步，必须在南方开拓产业和经济的生活线，而台湾就在那里，因此，什么在我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台湾，台湾可说是帝国向南延伸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深入了解台湾，我们要向南方迈进的第一阶段就是要了解近代台湾。”⁽¹¹⁾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欲望被其说得冠冕堂皇。然而其殖民扩张以台湾作为据点确凿无疑，台湾作为日本南进的基点和跳板已经被列入其严密计划中。

二、《南进台湾》的国族形象建构与认同改写

殖民者已经把电影作为政宣的手段，影像在殖民者的全权掌握下拍摄，从殖民者的视角来拍摄台湾和利用台湾。《南进台湾》以介绍台湾的自然风光和宣传台湾总督府的建设实绩为主要架构方式，通过展示各项建设成果建构了一个以殖民者为主要视角的国族形象。此种国族形象的建构不仅带有殖民者的想象意识，也带有殖民性的侵略和扩张特征。以殖民者的视角为主要目的的影像在建构殖民宗主国形象的同时，殖民者也进行着对台湾人民的认同改写。

（一）日本叙事

《南进台湾》作为影像殖民的方式，其特点有：一为以殖民者利用台湾为主要目的，被殖民者属被利用的角度；二为影像的所有场景都类似被屈服、被控制、被驯化的场面，所有被殖民者都是无声的，没有权力发声也没有体现有反抗的意识和举动；三为台湾的自然风光和所有的资源都是被旁白说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建设的成果，被殖民地的一切优越都被当成是殖民母国的成就。殖民与统治关系被描摹成“文明开化”或者是“现代化”。殖民国族形象的建构不仅有意识形态的散布，也有权力意识的宣扬，还有文化形态上的支配。日本殖民统治者不仅宣传其国族的现代化、文化开明性，还赤裸裸地宣扬了殖民者的无限权力。电影是一种工业，一种包含意识形态宣传的工业，当其被殖民者所用，就变成了政治者掌权的工具和媒介。其目的除了建构殖民者的国族形象，还为了消弭被殖民者的自主和觉醒意识。更重要的是还要消除被殖民者的身份认同意识和建立文化上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是在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同化的基础上更高

层次的目标。殖民者通过“文明开化”的宣传和“现代化”的说明，让被殖民者产生对殖民者文化上的认同。在此基础上，殖民者煽动被殖民者的依附心理。这正如阿尔都塞提出的“国家机器”说：一为压迫性的国家机器；一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南进台湾》是在台湾第17届总督小林跻造提出的改造台湾三口号“工业化、皇民化、南进基地化”之下进行拍摄的。“影片从头到尾展现的即是台湾总督府领台的意识形态，帝国之眼中的台湾、想象的台湾在《南进台湾》里不仅是录制旁白的文化台湾、新兴台湾，连影像也充分说明日本殖民帝国眼中的早先的台湾模样及台湾总督府治理后的模样。”⁽¹²⁾不仅影片中呈现了殖民者国族意识形态的建构，在《南进台湾》准演执照的首页，制作者即表明：“本片可说是大日本帝国向南扩张基石的台湾的存在，从有必要深度再认识之的立场出发，而企业制作此影片。因而详细研究记录产业及经济的生活线。”台湾已经作为帝国主义的符号。

在《南进台湾》里，只有行政长官出现才会打上其身份的字幕，其余人在影片里的身份都没有显示。行政长官就是一种殖民者形象的宣传和国族形象的建构。行政长官代表的是殖民统治者，代表的是日本国的国族形象，因此在影片中特别强调行政长官，为其用“画面加字幕”的方式强调就是对殖民权力的宣示。如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在画面中的两次出现，第一次小林跻造站在台湾总督府的大楼前进行阅览仪式，镜头一直跟到他举手敬礼注视人群；第二次是小林跻造从台湾总督府的楼前台阶走下，镜头来了特写，打到他的正脸，并配上了字幕“台湾总督府海军大将小林跻造阁下”。这种身份的识别在影片中的作用特别明显，观看的人看到了身份，也看到了权力，更看到了殖民者的手段——用统治官员来建构其国族形象。除了小林跻造外，还有台湾总务长官森冈二郎的字幕和画面。画面为其在办公批阅公文，字幕为“台湾总务长官森冈二郎氏”。办公画面的摄入也带有殖民者的统治色彩：一来显示了权力，二来展现了日本人的工作态度和对台湾建设的用心。这是别有用心，台湾人观看此画面不仅产生仰望日本人权力的想法，同时也产生了自卑的心理。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手段。还有很多州厅的权力机构也展示在影片中，拥有各种统治权力的人一一登场。台湾的所有权力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日本人的形象也深深地刻在了台湾人的脑海。殖民者的国族形象建构通过影片达到了殖民统治者的效果。

毕恒达说“地图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武器”。《南进台湾》里的12幅地图展现了殖民统治的欲望。地图起源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以及对世界的概念。“14—15世

⁽¹⁰⁾《新版 南进台湾 卷摄影》，《台湾日日新报》1940年4月14日，夕刊4版。

⁽¹¹⁾指台湾历史博物馆策划，《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修复馆藏日治时期影片成果》收录的《南进台湾》影片1分17秒处旁白。

⁽¹²⁾同(3)，第93页。

纪欧洲文艺复兴掀起一连串科学艺术的革新与转变，举凡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民族国家兴起、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其他国家等，这一时代趋势带动全世界发展成命运共同体，地图就在其中扮演重要媒介。地图不只是一份单纯的印刷品，一张地图可以挑起你对一个陌生土地的印象，可以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事物，扩展世界的新视野。”⁽¹³⁾拥有对地图绘制的能力或者对地图改动和解释的力量就拥有对殖民地想象的权力和对远方世界建构的力量。日本殖民者在影片中用地图宣示它的欲望和权力，赤裸裸地表现了其对台湾的掌控权。在《南进台湾》里展示的台湾地图就是最好的证明，表现其对台湾的所属权。除此之外，日本殖民统治者还别有用心，镜头对台湾地图的拉近说明了台湾地域的狭小，必须以台湾作为据点向南太平洋发展才能满足日本国内和战争发展的需要。镜头的拉近不仅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地理位置的变动也代表着其政治权力的不断跟进。日本政治板块移动的意图在地图中有强烈的隐喻性。影片中出现的六次台湾各地区的行政地图，包括：台北州行政图、台南州行政图、高雄州行政图、东台湾地图、花莲厅行政图、台东厅行政图。这六幅地区的行政图主要依据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认定的行政区域进行绘制。除了对台湾各行政区域的地理位置、风景名胜(新店碧潭、新店溪、淡水河、新北投草山温泉、大屯山、七星山、北投温泉)进行描绘外，还对各个行政区的官方机构、教育事业、经济建设进行说明和介绍。“相同的叙事模式也一并套用在其他行政区域，如台南州点出虎尾、嘉义、新营、麻豆、安平、乌山头、阿里山；高雄州点出凤山、九曲堂、屏东、鹅銮鼻(帝国最南端)；花莲港厅点出花莲港等，而最后一幅行政区域图——台东州厅根据《南进台湾》(准演执照)载明影片第七卷台东厅的介绍，同样也有台东厅行政图的出现，由于影片佚失无法取得画面资料。”⁽¹⁴⁾除了对台湾风景名胜进行政治性的介绍外，日本还对台湾的物产进行了殖民性的说明。在《南进台湾》里有三幅关于台湾物产的地图，分别为：北回归线位置图；台湾沙糖产地图；台湾地方物产图。台湾丰富的物产不仅可以供应本岛，也可以输出到殖民母国，甚至还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为日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此处地图的展现一方面说明了台湾是日本所有，包括其丰富的物产(台湾沿海的渔产、北台湾的硫磺、茶、中台湾的石油、米、茶、樟脑等、南台湾的木瓜、凤梨、芭乐、香蕉等)，电影叙事手段把密密麻麻的各个物产的点载入地图中，25秒的纪录片画面还塑造了重叠之感，给人以丰富的感觉和视觉上的享受，当然也表现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雄心壮志。南洋不仅有十倍于台湾的物产，还有更丰富的更有价值的石油、橡胶等，帝国主义的野心非常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日本统治的成就，使台湾物产丰饶，农业不断接近现代化。日本经济的发展和扩张需要仰赖台湾作为其南进的基地，殖民者利用地图展示了它侵略和占领的野心。殖民母国不断展示其殖民实绩，不断建构其国族形象。

12幅地图中还有三幅展示台湾的交通信息，包括日月潭电力南北输送图、日本到台湾航海路线图、日本到台湾航空路线图。三幅交通信息图展现了日本的工业化。电力是工业化重要的基础，而航海和航空是运输的重要渠道。台湾到日本的便利是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施政手段，也从侧面鼓励台湾和日本人的相互交流以使台湾接近日本的文化。同时也鼓励日本人到台湾进行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设施建设等的指导，以及进行更大程度的开垦，为日本的经济政策服务。《南进台湾》里12幅地图从殖民者的视角建构了殖民统治者统治的政治版图、物产开发图和交通信息传达图。这三个方面从政治、经济、交通的角度建构了殖民者的国族形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展示了其对台湾开发和占有的欲望和野心，也展示了台湾“现代化”的成绩。地图已经作为殖民者的统治武器，也让我们见识到了帝国主义统治的真正价值观和非一般的手段。在交通信息方面，殖民者希望日本人能够在便利的交通条件下到台湾进行建设，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时代，所有的交流已经被殖民者涂上了一层同化的色彩。这是由当时的局势以及殖民者本身的野心、手段和操作方法所决定的。《南进台湾》在日本首映就是希望日本人看到交通的有利信息能到台湾进行建设，进行所谓的“现代化建设”，然而这并非是正常意义上的“现代化”，殖民国族的意识形态建构无处不在。《南进台湾》用日本叙事展示了台湾在“皇民化”时期自然风光、交通、物产等方面是如何被殖民主义操控的。

(二)教育叙事

30年代，日本殖民统治者从武力统治台湾转向以文化教育为主要目标的同化政策，延续的是日本民族主义。“包括亚洲在内的非西欧地域之民族主义，乃是一种采取所谓统合更多的人民、地域的同化过程。想要同化异民族——殖民地人民的话，‘教化’是当然必需要做的事。”⁽¹⁵⁾日本文化教育殖民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为1895—1937年的推行和普及日语时期；二为1937—1940年“国民精神总动员时期”，从思想上为台湾人民灌输大日本帝国的皇民意识；三为1941—1945年“皇民奉公运动时期”，彻底让台湾人民奉行日本皇国思想，迫使台湾人民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日本殖民者发展教育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提高台湾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而是为了培养可供其利用的特定的人力资源，同化台湾人民。”⁽¹⁶⁾20世纪前二十年日本的南进政策，系在台湾总督府的主导下，以经济性的南进为主轴展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机构方面亦出现台湾高等商业学校、高等农林学校及台北帝国大学等培育南进人才

(13)高野孟《最新世界地图读法》，叶秋兰译，台北：玉山社2003年版，第13—20页。

(14)同(3)，第108页。

(15)黄昭堂《台湾总督府》，黄英哲译，台北：前卫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16)安然《台湾民众抗日史》，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之教育机构。(17)

《南进台湾》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拍摄点有：台湾日日新报社、台北医院、中央研究院、建功神社、剑潭寺、台中公园、台南神社、中坜内台无线电话受信所、植物园、博物馆、官币大社—台湾神社、高雄港祭典、芝山严学堂、商品陈列馆、屏东瑞竹祭典、JAFK台北放送局。遍布台北到台南的文化教育机构的展示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文化控制权的展示。在《南进台湾》的旁白里即有提到“文化台湾”的说法，体现出日本企图制造的台湾开化是由日本带来的，台湾的文化是由日本创造的。这种带有荒唐性质的说法企图把台湾说成是没有日本殖民时的蛮荒。这种割裂历史的殖民叙述必然违背了正常的历史潮流，同时也证明了殖民者对被殖民地历史的强暴。在影片里，台湾总督府“利用国家的节目或庆典，以及为此奉行的各种祭祀、礼仪和艺文活动，借以建构和强化国民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创伤的集体记忆，凝聚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和效忠，是所有国家尤其是现代国家赖以教育、动员和操控其国民，确立其统治及权利合法性的必然手段”。(18) 影片中出现了有代表性的高雄港祭与屏东瑞竹祭，日本殖民统治者借此证明其文化教育上的殖民事实。在高雄港祭中还有身穿日本军服的日本行政官员参与，也出现了日本的传统祭典活动。日本的元素和身着中国传统元素的男子相融合，让观众感受日本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事实，也让观众默许日本文化已经存在于台湾文化里，包括这重要的传统祭典仪式，日本人也和中国人一起参与。这是皇民化和同化措施重要的手段，被殖民者不知不觉中被日本的祭祀文化影响。高雄和屏东两地的名称也是日本殖民者到台湾后，日本人刻意安排命名的。《南进台湾》里的旁白说到：“有名的瑞竹位于屏东的台湾制糖株式会社之中，令人敬畏的今日天皇陛下在摄政之时砌成此地，在会社调查的御休憩所从当中的一根竹子发出芽，长成如此的繁茂。令人敬畏竹园繁盛的瑞相，拜帝国南端的瑞相，益加祝福皇室昌盛。屏东市民每年一次在瑞竹之前举行祭典，遥遥献上对皇室尊崇的至诚。”日本已经从地名的设置开始强力介入当地的文化，而且把当地的祭祀仪式主导成是对日本天皇的忠诚。

(三)原住民叙事

在对台湾当地特别是原住民艺术的塑造上，也深刻地体现了日本的殖民性。《南进台湾》里有两段原住民的表演。一段是日本想象的台湾人的舞蹈姿态，另一段是特意安排了的原住民表演。日本殖民统治者不仅用殖民者的眼光来想象被殖民者的艺术，还刻意歪曲被殖民者的艺术表现。野蛮和驯化成了殖民者表现的主题，通过对此强化可以突出殖民者开化的必要性和同化的重要性。影片最末卷有殖民者对高砂族的介绍：“现在摄影的这个舞蹈，是我们种族永远都难以想象的舞蹈，此舞蹈是由青年团、处女会的年轻人所跳，因为跳此舞需停掉一天的工作与村庄繁忙之事而曾经一度拒绝。如此说来他们脱离原始生活，想要经营经济生活的倾向是相

当明显的。现在或是醉心于水田的收获，又或是喜从于从事各种劳役，沾染勤俭储蓄的美风，现在他们当中也有大学、专门学校毕业生者，也有人成为巡查和教员。无心地称呼他们为番人的话，他们也会愀然变色说‘我们也是日本人，请不要称我们为番人’，有了要去订正的自觉。我们又必须将眼光朝向南方。”此段旁白说明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用驯服、仿真的谈话方式植入式地解说了原住民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这种对原住民的文化心理的想象是具有可怕的强制性的。用殖民者的统治心态来想象被殖民的被规训心理，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逻辑的规范。在影片中用图文并茂加旁白的方式来表现原住民的心理活动，体现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文化上精心的控制。

从影片可以看出，日本殖民统治者用霸权的方式强势地把自己的文化植入被殖民地中，甚至渗透到被殖民者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谓的人种论和文明高低论都是殖民者编造出来的同化语言，文化共存论也是殖民者试图掩盖异质文化的统治语言，各种官方行政手段已经使殖民地的文化教育陷于一种被全面编造和控制的状态。被殖民者没有权力反驳和为自己的文化做保护，他们只能任由殖民者捏造自己的文化和被同化。

结语

《南进台湾》不仅呈现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殖民宣传与教育，也呈现了日本的殖民史观。影片中对殖民国族形象的建构和文化教育殖民不仅是在殖民的视角下对历史的一种有意操控，也是日据时期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皇民化运动”最好的影像史料佐证。殖民者通过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使民众形成殖民国家认同和身份意识，其扩张性、侵略性和强烈的殖民统治特征不言而喻。殖民者的形象在被殖民者的眼中已经成为一种无处不见的镣铐，意识形态上的受控已经使被殖民者的身份认同处于各种复杂的危机中。殖民者的心理状态除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容不下异文化的存在。“忠训良民”这一反历史叙事已经成了殖民者国族形象建构和文化教育殖民甚至是认同改写的明确指向。

《南进台湾》是殖民国族主义、国家机器、意识形态、政治强权的宣传媒介。台湾总督府借此在殖民宣传和教育的上打造了自己的阵地。日本殖民政府利用帝国主义的强权心态和殖民主义的霸权手段对台湾进行了殖民宣传和教育的，影片成了殖民者玩弄和操控的手段和工具，被殖民者服膺殖民者的殖民观念与体系，并且目睹和感受着殖民的电影和政治交合的力量。影片也因此成为日本殖民台湾的最佳文本考据。

(林豪，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李晓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361005)

(17) 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的高等教育》，《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93 年 9 月第 25 期，第 143—157 页。

(18) 翟志成《集体记忆与历史真实——〈平型关大捷〉的建构与解构》《当代》2006 年第 228 期，第 121 页。